

记者探访全省首个候鸟保护生态警务工作站 南飞的候鸟,我们为你护航

本报记者 许钟予

秋意渐浓,海盐南北湖迎来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作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驿站,南北湖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八方游客,也成了候鸟的避风港。每年有超过300种候鸟在此歇脚,为接下来的长途跋涉积蓄力量。

为了保护候鸟,打击非法捕猎行为,海盐县公安局激浦派出所今年牵头成立了全省首个以候鸟保护为主题的南北湖生态警务联动工作站。

工作站位于南北湖风景区东大门,占地约157平方米。站内常驻5位民警和80余名生态义警。义警由南北湖护林员、民间护鸟协会、护鸟志愿者等组成,他们协助民警在候鸟迁徙带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无人机巡飞。工作站还与行政执法、应急救援等部门紧密联动,构建起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网。

他们究竟是怎样工作的?近日,我来到南北湖,在激浦派出所副所长陈伟的带领下,开启了护鸟工作体验。

剪开鸟网 救了一只鸟类“永动机”

一见面,陈伟就招呼我进工作站看看。“平时大厅对外开放,游客、当地居民都可以进来参观。”陈伟介绍。

最显眼的,是指挥室中央的大屏幕,几乎占据了一面墙,上面显示了景区主要景点的监控、实时交通流量和游客分布等数据。

工作站通过整合380余个分布在景区、行政机关等地的监控,对候鸟迁徙带重点区域进行监测,及



候鸟在南北湖自由地飞翔。

时预警非法捕猎、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那里有异常情况。”突然,坐在我身旁的年轻民警徐佳华凑近屏幕说道。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只鸟儿正拼命挣扎,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

“快拉近镜头看看。”陈伟迅速说。随着画面放大,我发现树木之间藏着一张捕鸟网。

拎上工具箱,陈伟就带着同事奔向鸟儿受困的地点。此处距离工作站不远,步行大约十分钟就到了。

在树丛间,我看到了受困的鸟儿。“这是一只黑头蜡嘴雀,别看它个子小,但很活跃,有鸟类‘永动机’的称号。”陈伟说。

此刻,它扑腾着翅膀,试图挣脱束缚,但细密的网线如同魔爪一般,牢牢将它捆绑住,我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你可以试试解救它。”陈伟说。我小心翼翼地靠近鸟儿,生怕给它带来更大的惊吓。“你用手遮住它的眼睛,可以减轻它的恐惧感。”陈伟给我支招。

我一只手蒙住黑头蜡嘴雀的眼睛,另一只手试图去解开那些

网线,却发现这些网线纠缠在一起,如有千千结。

“徒手解绳子很难,你拿着剪刀先沿大圈剪下,然后挑出剪断的网绳就行了。”陈伟边说边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剪刀递给我。

我有些紧张,手微微颤抖,生怕伤到了鸟儿。按照陈伟教我的方法,我先用剪刀剪大圈,再快速抽出剪断的绳子。不一会儿,这只被困的鸟儿成功脱险,扇了几下翅膀便飞走了,我长舒一口气。

“接下来,我们会对这片区域加大巡查力度。”陈伟告诉我。

完成解救任务后,陈伟带我走上了鸡笼山,过去这里时不时会发现捕鸟网。

为了保障候鸟安全迁徙,工作站民警和生态义警一道,对历年非法捕鸟的易发区域全面梳理、逐一标记,并加强了对这些区域的巡查力度。



生态义警教记者(左)使用无人机开展监测。

通讯员 黄凯洁 摄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南北湖护鸟协会的顾林峰和孙俊杰。顾林峰手持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记录,而孙俊杰则在操控无人机。生态义警中,像他们这样的护鸟协会会员有16人,他们每人每周抽空来这里巡查一两次——不仅要在野外进行鸟类种群数量的调查,还要关注其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变化,及时发现

问题。

我走上前去,拿过顾林峰的记录本仔细翻阅。厚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候鸟的种类、数量以及活动情况。

“今天,我在鸡笼山附近看到了4只夜鹰的痕迹,这种鸟属于夏候鸟,正准备南下过冬。”顾林峰告诉我,“当天的巡查记录,我们都会整理归档。”

南北湖景区约有8670亩森林,除了日常巡逻,工作站还用上了无人机。陈伟说:“我们目前有10架无人机,每天都会巡飞,主要监测是否有可疑人员在布置捕鸟网。”

看着操控无人机的孙俊杰,我有些好奇。“我能飞一下吗?”我问道。孙俊杰把无人机遥控器递给我。在

拉网式巡查覆盖近20个山头

返程途中,我们碰到了正在巡山的南北湖护林队队长金晓贤一行6人,因常年在户外工作,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

跟护林员不同的是,除了清理鸟网,他们还会排除森林火灾隐患、清除山间杂草。

我加入金晓贤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巡山。山路很不好走,到处是树枝,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巡山时,护林队经常走野路,很多地方方峻陡险。

“景区将近20个山头,我们基本采用大范围的人工拉网式巡查,尤其不能放过一些人迹罕至的区域。”南北湖护林队共有18人,他们轮班巡山,每天要在山里走5公里。

“我早已把山林当做我的家。”8年前,金晓贤当上了护林员,从此便与这片山林结下不解之缘。每天早晨6时,金晓贤和队员就踏上巡山的征程。

“这些年我解救过七八百只鸟,还有些稀有品种。”金晓贤略显自豪。他告诉我,这些鸟大部分是被网缠住了。

虽然常年在户外奔波,但金晓贤不辞辛劳。金晓贤感叹:“每每抬头望天,看着鸟儿们自由自在地飞翔,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许钟予

记者在衢州市警犬基地体验训导员工作 汪汪队,是这样练成的

本报记者 林霄

腿短,比“同事”矮一个头,一只来自山东潍坊的柯基警犬“福仔”因其可爱的外表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10月,“福仔”通过服从科目等考试,成为全国首只预备役柯基警犬,可以协助警察完成安保侦察、搜爆等工作。

“福仔”让警犬再次出圈。很多人想知道,警犬是如何训练的?它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衢州市警犬基地,体验训导员工作。

陪玩建立信任

训练警犬对于从小就怕狗的我来说并不容易。“汪!汪!汪!”刚刚走进训练基地,我这个陌生人就迎来了警犬们的“欢迎仪式”,这让我有些心慌。

“衢州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集合了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衢江分局、柯山分局共4个单位的人员和警犬,整个基地共有31只警犬,涵盖了拉布拉多、马犬、史宾格等6个犬种,每只警犬都有对应的训导员。”衢州市公安局警犬管理科科长郑琦介绍,基地共有14名训导员,每名训导员负责两到三只警犬的科目训练,主要包含基本服从、障碍跨越、追踪与扑咬、搜爆与搜毒、人犬战术协同训练五大类科目。

郑琦介绍完毕,训导员廖园带着6个月大的警犬“四喜”向我走来,白棕相间的“四喜”是一只史宾格犬,体型不大,适合“新手入门”。

我跃跃欲试,廖园告诉我:“狗天性好玩,要让它服从命令,你得先和它成为朋友。”说罢,廖园从口袋中拿出了一颗穿着绳子的黄色小球,球面布满了大大小小被啃咬过的坑。

陪“四喜”跑步、给“四喜”抛球……廖园指导我做完一套动作后,我便成了“四喜”的玩伴。起初,“四喜”让我有些害怕,它似乎懂我的心思,每每到我身边,就将球吐在我的脚边,抬起头、摇着尾巴,等着我再次抛球。

随着一次次抛球、找回、再抛球,我渐渐熟悉起来,我不再害怕,它也更加活泼,还时不时蹭蹭我的小腿,用爪子扒拉我的裤子。



训导员带着汪汪队开展训练。



在廖园指导下,记者带着警犬“十一”进行扑咬训练。

本报记者 钱洁媛 摄

身份特殊,服从性是警犬开展任务的基石。”廖园见我和“四喜”逐渐熟悉,开始分享,“建立信任并不容易,需要训导员每天花时间陪它,给它下命令,通过奖惩的方式让它能对命令作出正确的反应,‘四喜’已经和我相处了近5个月,现在已经能完成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科目已入门。”

“四喜”什么时候才能“毕业”出警?廖园表示至少还需一年半,“基地里其他警犬基本都要经过两年以上的系统训练。”

经过两个小时陪玩后,我和“四喜”算是认识了。“‘四喜’,握手。”廖园发出了指令。“四喜”随即向我伸出了爪子。它爪子上柔软的肉垫让我忍不住轻轻一握——和警犬建立信任,我作为训导员的第一课顺利结业。

我扮“歹徒”被扑咬

如果说建立信任是开胃菜,那么警犬的专项训练就是真正的大餐。将“四喜”送回犬舍后,一只肩高半米、体重约80斤的马犬“十一”被廖园牵了出来。它每走一步,都充满了力量感。

“‘十一’,看球!”廖园掏出黄色小球,猛地一扔,“十一”后腿蹬地、前腿顺势一扒,直奔球冲过去,身后扬起的尘土,在阳光的照射下久久未散。接近小球时,“十一”后腿作刹车状,腿上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飞奔而出、咬住小球,“十一”全程仅用了3秒。

“热身”之后,就要出大招了。“要感受一下‘十一’的扑咬吗?”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廖园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护具和软棍,护具约5斤重,软棍内部填充有海绵。

右手持棍,左臂戴上厚厚的护具,胆战心惊中,我成了“歹徒”。“训练中,训导员会模拟实战,不断在警犬周围挥动软棍,干扰警犬。”廖园表示,这主要是训练警犬的抗干扰和抗压能力。

“‘十一’,去!”廖园一声令下,“十一”铆足了劲向我扑来,它的冲劲让我一个踉跄,连退好几步。“十一”一口咬住了我的左臂,虽然有护具保护,我明显感到左臂的压迫感逐渐增强。我开始实施干扰——右手拿起软棍,在“十一”身边挥舞,“放!”丝毫毫没有松口的迹象。“放!”直至廖园下令,“十一”才缓缓松口,我的手臂

也重获自由。

紧接着,“十一”的另一项技能训练——血迹搜索开始了。“警犬嗅觉灵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关键物品和人员,血迹搜索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廖园介绍。

在廖园的指导下,我从冰箱中拿出用于警犬训练、装有血液的试管,让“十一”闻过后,将其中一半倒入远处的草丛中。“搜!”廖园一声令下,“十一”立刻展开地毯式搜索,只见它脑袋微低,鼻子向前搜寻,任凭杂草刮过鼻尖,“十一”不为所动。它时而加快脚步,时而转圈,仔细排查各个点位。

5分钟后,“十一”找到了标记点。它先是一顿,低头再次确认,然后趴下、轻吠,一套动作高效、干脆。“这是告诉我们,它找到血迹了。”廖园摸了摸“十一”,表示鼓励,同时向我解释。

“警犬像人一样,有不同的性格和能力,训导员要注重发挥警犬的长处。”廖园说,基地里的警犬都在不同类型任务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史宾格犬对气味敏感,更善于搜爆、搜毒;马犬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多负责巡逻防暴……”

是战友更是家人

廖园和我牵着“十一”回犬舍时,一只黑棕色的警犬引起了我的注意。相比“四喜”“十一”,这只警犬多了一份沉稳,不扑腾、不吠叫,见我路过,只是默默注视着我。

“它叫‘巴顿’,是我们基地的退役警犬,和我曾是战友,它已经跟我一起走过了快10个年头。”一同随行的郑琦看我颇为好奇的样子,便向我介绍起来。警犬可能因为负伤、能力退化等因素退役,退役的警犬会留在基地养老,基地目前有6只退役警犬。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向郑琦申请与“巴顿”短暂相处。依旧是抛球的游戏,依旧是一人一狗,“巴顿”没有“四喜”的活泼,也缺乏“十一”的爆发力,但每一步奔跑都脚踏实地,每次抛球它都有回应。

没玩多久,“巴顿”便开始喘气了。“现在它老态龙钟,但当年也曾威风凛凛,立下不少战功。”郑琦一下子陷入了回忆。2011年,衢州市发生一起特大抢劫案,“巴顿”根据现场遗留的气味,辅助他排查出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获得关键线索后,衢州市警方很快便将犯罪嫌疑人

抓获,“巴顿”因此被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评为“功勋犬”。

想不到“巴顿”有过这样的高光时刻,我有所触动,轻抚着“巴顿”。它安静地坐着,双眼微眯,任凭微凉的秋风吹过。

虽然整体素质不如以前,但仍需要每天拉出来遛一遛,“不能让它们在犬舍里憋坏了。”郑琦说。

“来来往往,我们训练了很多警犬,也见证了许多老警犬离开一线,训导员会承担起这些退役警犬的陪伴工作。”“巴顿”的日常就由我照顾。”郑琦忍不住感慨,“我们是战友,更是家人。”

从玩伴,到战友,再到家人……经历过一系列艰苦训练后,训导员和警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共同为在这座城市保驾护航。



林霄

